

码头

红楼飘香 黑帮火拼 兄弟反目
刚烈如火的码头汉子，柔情似水的江畔妹儿，演绎了一出恩怨大戏，
再现西部码头汉子艰辛的人生奋斗历程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太白文艺出版社

谢向全◎著

风华时代丛书

码头

红楼飘香 黑帮火拼 兄弟反目
刚烈如火的码头汉子，柔情似水的江畔妹儿，演绎了一出恩仇大戏，
再现西部码头汉子艰辛的人生奋斗历程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太白文艺出版社

谢向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码头/谢向全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10
(风华时代丛书;1)

ISBN 978 - 7 - 80680 - 652 - 4

I. 大…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959 号

大码头

作 者 谢向全

责任编辑 党晓斌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江光雄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60 毫米 1/16

插 页 4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52 - 4

总 定 价 11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内容简介

大码头袍哥和袍哥后代们为舵把子冲锋陷阵,为脸面不辨是非,为他人两肋插刀,为亲情父子反目,也为一时的快活或一时的沮丧抓住女人就干那云雨之事……作品再现昔日袍哥的生活,窥探军棍地痞的险恶,管见现代商战的深邃,交织演绎着大码头的人文故事。

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码头民俗,纯真质朴的语言风格,是新世纪以来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目 录

1. 夺亲	001
2. 雾障	006
3. 法场	010
4. 夹生饭	013
5. 鬼节	016
6. 垫背	021
7. 菜豆花	026
8. 金竹、银竹	033
9. 谋算	038
10. 鱼	043
11. 刘三哥	047
12. 黑道中人	050
13. 仁字堂口	059
14. 单刀会	062
15. 一刀断耳	065
16. 典当	069
17. 械斗	073
18. 火灾	078
19. 废墟	081
20. 整笼黄鳝	085
21. 正堂	087
22. 人犯	091
23. 工人法庭	096
24. 刑场	101
25. 婆	104
26. 酒	107
27. 妹儿	110
28. 大权旁落	116
29. 雪花膏	122
30. 站长头衔	125
31. 志气	129
32. 老泪纵横	137

100……亲李 1
 000……桐妻 2
 010……温慈 3
 010……温慈 4
 010……甘泉 2
 150……管壁 3
 050……苏豆菜 7
 030……竹器,竹金 8
 038……蒜蒜 9
 040……鱼 10
 040……猪三味 11
 020……人中煎黑 12
 020……口堂字 13
 080……会氏单 14
 080……耳洞 15
 080……岂典 16
 070……半厨 17
 078……灾火 18
 081……数安 19
 082……数安 20
 087……堂五 21
 091……读人 22
 096……到去人工 23
 101……湖四 24
 104……樊 25
 107……西 26
 110……儿裁 27
 116……喜家对大 28
 121……清 29
 125……清夫 30
 130……产志 31

- 33. 报复……139
- 34. “三爷”……142
- 35. 替谁说话……147
- 36. 补锅匠……150
- 37. 盗贼……155
- 38. 炉火熊熊……161
- 39. 审讯……165
- 40. 并非结案……168
- 41. 苏大哥……171
- 42. 肉泥……173
- 43. 夜贼……178
- 44. 竹筒饭……182
- 45. 复仇……187
- 46. 刘诗礼……189
- 47. 金条……194
- 48. 高中……198
- 49. 硬家伙……202
- 50. 武斗……207
- 51. 离别……216
- 52. 弄丢了……224
- 53. 尾巴……229
- 54. “背剑”……235
- 55. 醉鬼……240
- 56. 希望……245
- 57. 银竹失踪……248
- 58. 新婚……255
- 59. 祭奠……262
- 60. 疯人……267
- 61. 冥冥的梦……271
- 62. 寻找……274
- 63. 保镖……282
- 64. 重返大码头……286
- 65. 衣锦还乡……291
- 66. 亲兄弟……297
- 67. 辜秘书……303
- 68. 诈骗……309
- 69. 杀人……314
- 70. 大饭店……319
- 尚未开垦的蛮荒之地 (后记)……325

1. 夺 亲

朝天门，一座神奇厚重的雄性之门。当初，那威武壁仞的巍峨气势抵挡着张献忠的铁骑步伐；如今，那挺拔摧坚的峭立刀锋又切割着两条大江。一条穿越峡谷逶迤东去的嘉陵江，一条奔腾狂啸横贯苍茫大地的浩瀚长江！

朝天门，又是一扇恢弘博爱的雌性之门。这是峡江古都的开元母城啊，也是孕育码头袍哥（袍哥：旧时西南各省的一种帮会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组织）那高亢歌谣的子宫呀，而且还是汉子们赖以传承延续的磅礴乳房哟！

这天清晨，就在这座迎官接圣的浩瀚门际里，浓雾风卷云涌，深壑峡谷茫茫苍苍。袍哥们仿佛患上了白内障，看不穿万物，更难以透视人的心，大家净都裹在雾气里瞎撞。朱还山在这个昼夜难辨的大清晨里，突然发现自己的宝贝心肝儿失踪了，而且跟着菜豆花失踪的还有麻老么。麻老么当初从部队下来，朱还山为他敷好腿伤，俩大男人就从此窝在吊脚楼，挖一锅饭，睡一张席。麻老么脑袋灵醒，后来投奔到礼记堂口舵把子刘诗礼的袖筒子里去了，给刘大爷看管码头事务，做上了礼记堂口的管事，位居管账三爷之下，再接着就理直气壮地搬进了堂口大院里。在此之前，麻老么小心翼翼给朱还山打响片（打响片：袍哥用语，即打招呼）：是不是要娶菜豆花做堂客（堂客：妻子）？

朱还山翻开牛屁股一样的肥厚嘴唇说，这光景能够灌饱肚皮就不错了，还奢想什么新郎官哩？！

麻老么纳闷：你既不娶她，又养她，莫不是犯癫啦？

就这样，菜豆花失踪了。朱还山估谳（估谳：猜测，猜疑）麻老么打劫，发誓非搞掉麻老么不可。

场合是在礼记堂口里拉开的。

礼记堂口嵌在长江与嘉陵江合围的河街上，与袍哥群居的吊脚楼青石板街相邻，也跟著名的红香楼妓院斜面相望。现在满街滚腾着的雾幔扭成绵实的团儿，撕也撕不开。袍哥们裹着厚实的棉衣，鬼样地蜷缩在大雾里晃荡。大家没有得到一点儿口风，突如其来的阵势令汉子们惊诧怵然。就这样，自

家人杀红了眼儿，有一股子情有多重仇有多深的怨愤。

朱还山攥一根水青冈杠子，只身卷进雾幔里狂飞。这一莽撞行径带来的后果或许挖坑自跳，或许三刀六眼。可是他现在完全不认黄了，一双兔眼窟窿炯炯燃烧，风卷一般直奔正堂。他猛然看见关帝圣像下坐着的刘诗礼大爷，心头一怔。刘大爷身着紫色暗花丝绸长衫，握一根罗汉竹“随手捻”拐杖。他总是习惯地坐一坐或走一走，走动时那身板活像女人样单薄，仿佛随时有被河风吹翻的危险。如果就此判断刘大爷弱不禁风，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人身为码头提装公会（提装公会：即现在的搬运公司）理事、礼记堂口的舵把子，眼下正跟管事麻老么头碰着头商议事宜，没有发现朱还山迎面扑来。朱还山飞腾着身子，没打响片，对准麻老么的夜壶脑袋，一杠子砸去。咔嚓一响，水青冈被劈成两截。定神看去，他眼前晃动着随手捻。水青冈被随手捻折断了。

刘诗礼两眼神光，随手捻像一柄利剑握在手上。朱还山旋即避开舵把子，扭头直找麻老么。“人呢我的人呢？”吼着，跃过大案桌，半截杠子砸在麻老么的腿上。

麻老么没有趴下，顺势抓住地上的半截杠子，端直劈来。朱还山眼疾手快，立马还枪。这一杠，却被刘诗礼赤手接住。刘诗礼攥住杠子，横刀立马挡在朱还山跟前。“老五，你娃闹堂是不？”此时的朱老五哪里听得进劝阻，就在刘诗礼接杠说话时，他再次飞身，腾空横腿，一脚踹在麻老么的那条腿杆上。

麻老么终于瘫下去了。朱还山犹如猛虎下山，飞扑上去，一把卡住脖子。“不交出菜豆花，老子要你命啊！——”

刘诗礼急得脸膛泛青。自有袍哥三百年来，不曾有人胆敢闹堂。《诗经》说得好：“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个“同袍”就是兄弟之间同穿一衣，兄弟之间患难共助，怎么闪眼就要横了？刘诗礼扔掉杠子，咬着牙龈梗子说：“老五，是不是要我亲自动手？”见朱老五已经疯狂，赶紧又补充说，“捏死他了，你就能找到菜豆花了。快，松开！”

朱还山浑身哆嗦，两眼喷出猎猎火焰，那手渐渐松弛下来。

刘诗礼心头怨愤。他怕就怕兄弟们闹内讧。大码头这块天地，仁字堂口舵把子胡绍卿正盯着哩，城防部牛师长和杜长官也瞅着哩，还有野力帮刘三哥那些汉子……几股势力较劲，鹿死谁手呢？他的整个脸膛坍塌下去了，不得不令麻老么赶紧交代菜豆花的下落。麻老么原本希望刘大爷帮忙撑上一肩，结果反被关进风箱里，便丧气地对朱还山说：“你说过不娶她的嘛。”他从怀里抠出大洋，“十个大洋，她去红香楼了。”

朱老五没有接那大洋，转身，抱拳一拱，虎气声声豪壮着说：“刘大爷，今儿我朱老五欠下一个‘礼’字，改日在‘礼记茶馆’赔不是！”话音落地，他拎着半截杠子追出去了。

大白天，红香楼没掌灯笼。鸨母胖妈妈心情惬意舒展。菜豆花接来之后，她遵循刘大爷的筹谋，打电话请牛师长拨冗赏脸。她说，专门准备了一道鲜菜，而且模样乖巧，水灵光焯，嫩得一掐就保准出水。说这话时，电话那头响起杜长官那嘹亮的笑声。是的，牛师长的副官杜长官并非等闲之辈，他的一个哈哈，就意味着牛市长的态度。现在，牛师长是镇守陪都的城防司令，今后大码头的前途，就全凭师长的一句话了。红香楼的阴晴圆缺，也靠着牛师长眨一个眼儿了。

太阳正在分娩，浓重的雾障漫天卷腾。胖妈妈眼儿尖着，透过依稀飘浮的雾幔，眺望着青石板街面影影绰绰晃动的人影。大家净都说快要二度陪都了，牛师长放个屁，红香楼立马就会蓬荜生辉。刘诗礼大爷真是老谋深算，抛出一个菜豆花，挽住了鸿运高照的未来前程。

只是，可怜的菜豆花此时此刻却没有一点被欺凌的感觉。她反倒牵挂着麻老么贪心，吃整笼黄鳝，独吞十个大洋，弄得朱还山成天鬼魂似的四处飘荡。她晓得袍哥们被城防队的“封江令”封住了咽喉，她也因此不愿再去拖累朱大哥了。当初，朱还山把她从长江大浪里打捞上来，至今两年，她还没有机会报答恩人。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朱大哥能够得到那十个大洋的一半。现在她被小妓们拥出澡堂，心里就掠起一丝报答恩情的安稳。小妓们把她带进阁楼东头一间宽敞的雅房，请胖妈妈查验。

胖妈妈奔过檐廊，撩开帘子，看见菜豆花竟然如此漂亮：眉宇轻轻描过，眸子透出勾魂儿似的魅力，瓷白净净的脸庞漫出嫩扑扑的红晕。虽说人工痕迹重，满是鲜花的穿戴又那么招人惹眼，但菜豆花却始终蕴含着一种淳朴的天然美丽，就是这种淳朴美丽，预示着红香楼立马发财了！预示着礼记堂口庚即就吉星高照了！胖妈妈娇娇柔柔走过去，心疼般呼唤：“去，上果盘来，让我女儿尝一尝！”

小妓朝阁楼外步去，刚退到门旁，却被一只突然伸出的大手拽开。不及回过神来，朱还山已经冲进了房内。鸨母看见杀气腾腾的朱老五，吓得杀猪般尖叫起来：“呀！——我……十个大洋……买的！不卖……就……就……”

“滚！——”朱老五一声暴吼，鸨母躲杀似的一颠，落魄鬼逃走了。一个小妓动作稍慢，被朱老五一把拽回。他说：“我问你，这屋里谁来过？”

小妓说：“没人，只有妈妈和我们。”

朱还山松开手：“你走吧。”

阁楼安静下来。朱老五旋即把菜豆花箍进怀里：“你……为啥蛮干？让麻老么捡便宜？”他不停地舞动着，鲜花一一掉下。他噗地一爪撕下布帘，将就布帘把哑巴包裹起来，轻轻一掺，直冲冲奔出了阁楼。

鸨母看见朱还山卷进浓密的雾障里，才一下子清醒过来。狗日的朱老五断她财路啊，也劫断礼记堂口的红运啊。她几乎像滚一样弹下楼梯，冲出大门，穿过笔直的青石板巷道，朝礼记堂口直奔而去。

太阳花儿晃出来了，浓雾渐渐消散开了。礼记堂口圈在一座四合院里，椽木青瓦，大门口的木质牌坊那雕梁画栋的四檩开始剥落，可上方“礼义缘合”四个大字还分明可见。胖鸨母穿过牌坊，大大咧咧奔入正堂，就看见刘大爷正在给麻老么捆绑纱布。麻老么瘫靠在椅子上，嘴里叨咕着：“这家私下毒手了，老子不灭他不是人弄的！”刘诗礼说：“人都瘫了，还逞啥子强？”麻老么横挂着颈脖子又说：“这个账没完，猴年马月也跟他算。”刘诗礼说：“你整一口药酒，跌打损伤的，腿儿活动了，再说下文。”麻老么接过瓶子，啐一口，看见鸨母仿佛横着身子走来了。

鸨母不及拱手施礼，就惊炸炸直呼号叫：“刘大爷！您得管一管啊，那朱老五在我名下抓饭哟。”刘诗礼不高兴，塌着脸膛说：“大声武气干啥？”鸨母赶紧拱手致礼，“请了大爷！老五太不像话，光鲜鲜一个黄花闺女……他就半路掳走了。”

刘诗礼心事重重。大码头扼守两江，眼下正流着油、淌着金哩。大家的眼儿都饿狼似的瞪绿了哩。这个时候，自家人怎么横插上来了？他说：“让他弄傻了，就还你。”

鸨母说：“这也是您大爷专为牛师长准备的呀。”

刘诗礼嗯一声，“是啊，这玩的是哪门子把戏？割鸡巴敬神，人剐死了，把神也得罪了。”

鸨母说：“要不，我拿三个小妓换一换，红香楼里由他挑。”

刘诗礼说：“算了，大家费力不少，可牛师长还没领到情哦。”

眼下，刘诗礼需要朱还山，也怨恨着朱还山。这一回他确实失算了。牛师长刚回雾都，原本好好慰劳，往后建立二度陪都就好说话。大码头人讲究的就是“好说话”，希望建立可靠的人际关系。于是他听从麻老么的计谋，瞄准了尚未开苞的菜豆花哑巴。可这一举动，却戳着朱老五的心窝子了，反倒弄得刘大爷一张老脸没处挂。按堂口规矩，朱老五大闹堂口，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可刘大爷又怕动刑的事闹到牛师长那里，而且又为一个哑巴女人，就太丢面子了。况且，眼下堂口正需要朱老五——宁可输掉脑袋、却不肯输掉耳朵的这样的人，便将这口恶气按压了下去。他觉得这一回麻老么没称职，

出了一个傻主意，才把事情办得如此被动。“算了，菜豆花是他的嫩肉肉。”

他下达禁令，不许动手。

雾障坍塌下来，很低，像无数的地滚龙飞窜游荡。朱还山蹦进吊脚楼，啪啦一声闩上房门。他已经拿定主意：跟菜豆花饿死在一起！他把菜豆花放在木板地上，撕下帘子，牦牛一般奔了上去。

现在，他记不清自己在大码头待过了多少日月，只是觉得自己酝酿快满三十年的岩浆在吊脚楼里轰然涌动。一边是滚滚滔滔的万里长江，一边是飘拂透迤的嘉陵江。两条大江刚柔相济，穿过苍莽高原，奔越峡谷，跌跌撞撞，带着蛮荒粗犷的神韵，奔涌倾泻，汇集到这迎官接圣的大码头上来了，汇集到他那魁实的胸脯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一腔舍死癫狂的魂灵灌注着他的躯干，整个吊脚楼街静静的，江面吹来嚯嚯的河风，打得窗棂噗噗爆响。他觉得自己太傻啦，傻得简直出奇啦，两年喽，朝夕相处，居然没有碰她一次。现在，太阳吐着花儿，零零碎碎，搅得雾幔倜傥奔涌。吊脚楼只有他自己，他心里也只有他自己。明天是不是挖坑自跳，是不是三刀六眼，全都无暇顾及了。他毫无目标地撕扯着她的斜襟衣衫，菜豆花没有反抗。这是他第二次挽救她，第一次是在长江大浪里，这一次是在人类那邪恶的浪涛里。

菜豆花努力躲避着那双透着鸡血红的眼儿。她是哑巴啊，心里的话多如麻呀。她准备换上十个大洋，诚信地满足鸨母的一次要求之后，就直奔长江河面而去。可惜此时此刻她没有办法表述出来，她只是回避着、躲闪着眼前这位救命恩人。朱老五没有在意她的回避，只顾手忙脚乱地扯来拽去。这种颠来荡去使他感到她固有的温存。当他剥开她的衣衫，一对煞白细嫩的光亮奶子突然跳跃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差点儿晕了过去。大男人啊，快三十年啦，啊——啊——啊——！

天府国水码头要数重庆，

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

太平门吃的是海味山珍；

储奇门卖药材医人病症，

千厮门鲜包子雪白如银；

……

他狼样地嗅寻着，撕扯着。她的呼吸让他感到山摇地动，也唤起那山崩地裂如同旭日喷薄欲出的威力。是啊，千厮门鲜包子雪白如银！他看见她的浑身肌肤也雪白如银！她呀呀地叫着，迅即淹没在那厚实的胸脯里去了。

2. 雾 障

杜长官疑心礼记堂口故意送张空头支票，挂块骨头逗狗叫，所以限定刘诗礼做出选择：是交出菜豆花，还是废掉朱还山？

刘诗礼被掐得发哑，捏着话筒就像握着一块燃烧的火炭，挨不拢嘴儿。经过一个雾幔奔腾的早晨，尚未开苞的菜豆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刘诗礼没法自圆其说，特别是面对话筒里的杜长官替牛师长摆弄着的那个威风，就简直搞得他七窍冒烟了。“现在让我想想……”他说。

“你这意思是——废掉朱还山？”杜长官打着哈哈。

聪明的刘诗礼非常清楚，眼下毫无退路可言，再把朱还山掀翻，明摆着就是把礼记堂口这块地盘拱手让给仁字堂口。但是他又不敢明火执仗顶撞杜长官，便只好老年痴呆样说：“杜长官，我是不是得罪牛师长啦？还请老兄多多海涵啦！”

“头杠没有了，还盘什么杠子呢？”杜长官只说自己的话。言外之意就是修理朱还山，然后让礼记堂口关门大吉。

挖开心子讲，此时此刻刘诗礼也怨恨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朱老五。当然他也瞧不起什么杜长官，啥子东西哩，见着一个哑巴女人就这么神魂颠倒了。他紧紧捂住话筒，叫麻老么赶紧去叫管账三爷。麻老么瘸着腿儿蹦出去。刘诗礼再把嘴儿挂近话筒边，软和着说：“牛师长贵人大量，如果行动不便，就请杜长官去一趟礼记茶馆，我专门泡一开乌江上等青尖叶儿，向您赔罪。”

杜长官听出这软乎乎的话里带音，顺势就把话头子引申出去说：“舵把子要慰劳我们的戡乱将士，鄙人代表牛师长表示感谢了。”

“我理该效劳，理该效劳！”刘诗礼艰难地搁下电话，心尖子死死地揪扭着泛痛。

他知道，杜长官那个“慰劳”二字把什么意思都统进去了，他也明白眼下的胡绍卿也敬慕着牛师长。这个仁字堂口舵把子集市党部委员与政训专员于一身的胡绍卿，绝非等闲之辈啊。现在“礼记堂口”与“仁字堂口”都跟

城防司令部搞得热热乎乎、软软和和，这就喻示着两家堂口暗中较劲的序幕拉开了。换句话说，而今眼目下，这个城防司令部的态度，就决定着某一家堂口的未来命运。当然，如果没有日渐吃紧的战争，大码头也不会封江，两个堂口也不会出现纷争。不过现在，他刘诗礼觉得杜长官单为一个哑巴女人（或牛师长单为一个哑巴女人），绝对还没有轮到最后抹下脸面的时候。也就是说，礼记堂口与城防司令部还留有一块斡旋的余地，所以他刘诗礼心头还尚未彻底绝望。他等管账进来，便把杜长官的意思复述一遍。“看来，我真得破财了。”他说。

管账说：“好兆头啊大爷！他们开口要大洋，事情就等于办熨帖（熨帖：平稳）啦。”

刘诗礼说：“真是的，古往今来，背叛骨肉亲情的，背叛友情爱情的，还有背叛天王老子的，真是林子大呀。可就是怪噢，硬是没有人背叛大洋的哦。你看，背枪的人也盯着钱口袋子哩，这怎么打仗啊？”

管账说：“大爷，靠他们打仗，就得破财。现在人到矮檐下啦，没有其他法子。”

刘诗礼说：“我真是办了一件没长脑壳的事啊。”

管账宽慰说：“大爷您今天松一把，说不准明天就赚回更多的大洋哩。”

刘诗礼说：“撒鱼饵——钓王八？这是一步险棋哟。”

管账三爷知道这是一步险棋，但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的险棋。事前，管账三爷为此专门去河街找过婆，请婆帮忙占一卦，算一算礼记堂口与仁字堂口的未来。婆便丢一把桃符，从卦上看，两家堂口都兴旺着呢。所以管账三爷才敢斗胆对舵把子说：“大爷丢一把饵子，伤不了筋骨，婆也是这个意思。”

刘诗礼说：“兵荒马乱的，丢一个子儿，就少掉一个子儿。现在播种，不晓得明天谁来收获哩。”

管账说：“婆的卦，宁可信其真。”

刘诗礼说：“走到这步田地，别的还希望什么呢？”

管账三爷又捏住心子说：“到时候实在拿不下火，走为上。不过在走之前，先跟胡绍卿扳一腕子，鹿死谁手，还说不准哩。”

刘诗礼叹一口气。“既然这样办，你就先去茶馆跟杜长官见一面。兴许，你尾巴上拖回的就是大洋了。”

管账三爷说：“这样也好，花钱能使鬼推磨。”

可刘诗礼想得更深厚。他说：“你这就错了，他们决不单是为了钱。”

管账说：“他要星星也行，我就下河去弄星星。”

“啥星星哦？他们啊，希望守住阵脚。乱了方寸，往后就没饭给他们挖

(音)了!”

刘诗礼的确看得比管账远，忧虑着大码头的江山归属。他坐回太师椅，拎起随手捻，高高地翘在管账跟前。那随手捻杵路、吸烟和防身，一举三用，而且威名四扬。管账迎上去点火，又毕恭毕敬聆听舵把子说话。

“你说得对，即便要走，也要量一量他究竟能屙几尺高的尿。即使输掉了，礼记堂口就走人；可是……如果……他们输掉啦，那江山就搬不走喽。”

管账说：“反正我们有的是人，拼他一回。”

刘诗礼不耐烦地又纠正一句。“话不能这样说，再说他还捏着民防队的几杆子家伙呢。”

管账吃惊：“党部委员敢动家伙？”

“陪都保不住，人横了，啥也顾不上了。这是本性。”

管账问：“那朱老五……”

刘诗礼放下随手捻。“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人呢，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整垮了。盘头杠，是他的得意之举，可是我要的是他的德行之举。老三呀，毛儿摸顺了，他就听你使唤了，这多好啊。”

管账理会这一层意思。告辞出门，却迎面碰上麻老么回来。麻老么满脸慌张。刘诗礼很不了然地剜一眼。菜豆花的事若不是麻老么弄砸了，哪有这么多麻烦；假如麻老么事后不藏在堂口里，或者跑出去躲几天，也不会惹麻烦。“你哑啦？”刘大爷有些愤懑。

麻老么慌慌张张退出，接着转回身，抱拳一拱，打出响片：“大爷。请了！”

“你说。”

麻老么名为管事，专职着大码头的货物，像狗一样狩船猎货。特别是战时吃紧而“封江”之后的现在，那船那货那活路（活路：活儿）就精贵得要命了，他的任务也就艰巨起来了。刚才他看见登陆艇靠岸，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出来。

殊不知刘大爷竟然没丝毫反应。他仿佛根本不信，眼下兵荒马乱，刘大爷又下那么大的雾，哪来什么登陆艇。他摩挲着光亮亮的随手捻，就登陆艇开进大码头的事毫无兴致。

麻老么疑心刘大爷狐疑，赶忙补充说：“大爷，我亲眼看见的。驳船和乌篷船，怎么敢跟登陆艇相比呢？再是看花眼儿，也八九不离十啊。”

刘诗礼咳一声，那声气很闷，漏着气儿，好像身板子完全不行了。事实上，巫婆给刘诗礼也占过卦，这老先生还早着哩。他心头有数。他对麻老么说：“不要为了这么一点疙瘩小事，就搞得人仰马翻的。”

实际上刘诗礼不想做马前炮。他不会那么傻。可是麻老么没有弄明白舵把子的心思，只当舵把子身体不适。身体不适，精神就蔫了。他说：“大爷，仁字堂口已经盯上去了。”

刘诗礼说：“老么，你义气忠心，不错。可是现在，总不能瞎眼盲撞啊。尤其是在‘封江令’跟前，那样整，自己就把自己赔进去了。你现在去问一问老鸨，她还有多少大烟？”

麻老么打过响片，满心疑惑，退了出去。

堂口清静下来。刘诗礼隐约觉得自己很幼稚，偏偏听信麻老么的主意——用一个哑巴女人去讨好牛师长，又偏偏把朱还山给得罪了。他知道牛师长和杜长官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哑巴女人，可这些黄皮褂子又偏偏拿这个哑巴女人做由头，拿这交情做话柄，紧接着就敲打过来了。现在看，他觉得自己既幼稚又有些俗气。既然打算贴住牛师长，怎么就选上了一个哑巴女人？

整整一天，大码头没一丝动静。白花花的太阳悬在雾气里，像挂得老高的麦面大饼，薄薄的，透着模糊的浑光。浓雾飘拂着，笼罩着山峦丘谷和两江河流，把峭崖峰峦卷刮得仿佛旋转飞腾起来了。礼记堂口和仁字堂口的袍哥们，都自发地蹲在峭崖顶上，影影绰绰望着江心里静泊着的登陆艇，没人敢去卸载装货。那真是一块逗狗艳羡的骨头啊。不过袍哥们都明白，那是军字号，没有城防部的命令，不说刘诗礼就连胡绍卿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管账三爷奉命蹲进礼记茶馆，盘了大半个下午，总算把事情办妥帖了。而且杜长官不仅没让他白花银子，还反转给他指出一个冤大头来。杜长官说：“八百万法币就不收了，不过你得照着样子送两箱大烟。将士们靠啥提神呢，就是这精贵的大烟啊。你管账聪明，心头不拨自亮：你不吃亏，刘舵把子也不吃亏。到头来，那朱老五还要深深地感激你呢。”

管账浑身涌起一层鸡皮疙瘩。把人家做了，还接受人家的尊敬。雾都之所以叫雾都，就是雾的季节，只有雾的游荡、雾的飘舞和雾的迷惑。太阳即使落下山峦，那雾幔依然蒙眬一片，过滤着日光，给江面溜出一片彤彤亮眼的锈红。那锈红，阑珊亮眼，空中蜃楼，可是谁也看它不穿啊！

管账三爷送走杜长官，直接奔回堂口。不及喘匀气，就把杜长官的意思禀报了出来，末了他说：“大爷，卡准日子，放开手脚搞一回。到那时，胡绍卿想扳腕子，恐怕还准备不及哩。”

刘诗礼阴沉着脸膛，心头疑窦丛生。这明摆着就是修理朱还山。即使修理，也犯不着跟军字号联手，牛刀杀鸡，虽胜犹败。关键是，杜长官抛出的雾，同样遮着礼记堂口的眼睛，是不是大家都被懵住了？是不是借修理朱还山也同时把堂口给修整了？他不无担心地说：“绕这么个大圈，恐怕叫人

看不透哦。”

管账说：“大爷不露一手，那两箱大烟就全丢进水里去了。再说，胡绍卿不是跟他们贴得更近了？依我看，一不做、二不休，还得给往后留一条路子嘛。”

刘诗礼明白管账的用意，也就是搞一个军地合作，撬翻仁字堂口，一袖筒子装尽大码头！退一万步说，礼记堂口一旦遇险，就瞬即推出朱还山这个垫背（垫背：替罪羊）的祸害，让朱还山去收拾残局。所以管账三爷竭力主张扳腕子。

可是刘诗礼却惧怕充当螳螂角色，最后让黄雀给收拾了。他说：“雾太大了，跟一河浑水似的。”他担心杜长官来阴的，看似修理朱还山，结果连同自家堂口也被一嘴吞掉了。再说，自家堂口修理朱还山，也犯不着送两箱大烟嘛。当然，他没说出这层意思，因为管账也有一张嘴，祸从口出。

他说：“怕就怕——你想他的二太太，他却惦记着你的老妈娘呀。现在啊，多栽花为妙，那两箱大烟，权当为朱老五摆平祸事，也为堂口买个‘顺溜’。”

日子流淌着，像嘉陵江水一样淙淙脆响。从奔腾的雾，到流淌着火；从碗里的新麦面，到仲夏的包谷粥，刘诗礼都没有贸然行事。一句话，他怕看不透，动起手来残局收拾不了，到头来反被浓雾给罩了进去。他现在只是时不时地隐秘地把巫婆叫去，给他占卦。可是婆却不肯轻易占卦。占卦危险，一旦有一，就没有二的余地，所以巫婆就虔诚地为他请神，请天官地官和水官，掐算他的福运。末了她说：“福运就在眼前哩刘大爷！”刘诗礼笑起来，叫管账赏给巫婆两块大洋。

刘诗礼说：“福运当真到来，再给你两块。”

婆说：“那我就天天替你请神了！”

3. 法 场

流淌的日子让哑巴的肚子给长大起来了，也把倒霉的朱还山弄得走投无路了。

尽管婆天天为刘诗礼请神兵天将，可大码头仍旧被封闭着，河里没有一只驳船。汉子们摸夜活路的行径又被不断剪除，朱还山就不得不拎起杠子，依靠福娃的指点，屁颠屁颠去抓抢哪怕是点滴的业务。福娃原本就是野力坯子，对野力门道自然比朱还山熟悉。他晓得卖香蜡纸烛的店铺大凡不请力夫，购买穿戴用具的买主也不如从前那样出手海阔。当朱还山万分无奈地自己把自己送到福娃跟前时，福娃就把朱还山径直带进了木货街的棺材铺子里。

福娃明白，办丧事的户主再阔或再穷，也念念不忘安顿好亲人的魂灵。所以他们一进铺子就守株待兔，等待丧家的光顾。丧家买下棺木，必请力夫送灵柩上山，他们便可赢得一笔金贵的业务。然而事实是，城里的饥馑年饿死的人并不多，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户人家，不及揭不开锅就已经逃走了。

朱还山蹲在铺子里，心头惦记着哑巴女人那一天天膨胀着的肚子。他想象死人最多的地方应该在医院，就对福娃说：“走，去善仁医院。”

福娃说：“五哥啊，现在要死的人根本不进医院，不死的反倒进去了。要等那是瞎等。”

这一层，朱还山没摸透。他便死守在铺子里盯着太阳落山，望着鸟儿归林。这样硬撑上半个多月，才终于遇见客人光顾。那是一户阔少爷，在珊瑚坝骑马兜风，被人劫财一刀给捅了，凶手自然没逃脱宪兵缉拿。一个闪念就赔出两条性命。阔户一边买棺木一边还含血喷天咒骂现今的邪恶世道，也无不夸张渲染缉拿凶手的精彩情景。阔户说：“那家私蛮精灵，钻进井里躲过一天一夜。宪兵莫奈何，丢催泪弹……这下有戏看喽，明天那砂罐脑壳就保不住了——砰！”

无意间听来的凶杀片段，提醒了朱还山。与其死守棺材铺子，不如去法场抢生意。法场是个好地方啊，一有响动，业务肯定不会放黄！他跟福娃慎重商议之后，便带上杠子绳索，估谳枪毙人犯的时间，就径直赶到棺山坡去守候。

事情果真不出所料。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山峦，他们就看见一辆行刑卡车载着人犯颠颠簸簸直奔棺山坡去了。那卡车里不是一个而是四个人犯。人犯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白底黑字的木牌。朱还山紧张，也激动，他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又同时碰到这么多的业务。

卡车开拢了，忽的闪出十来个警察。警察驱赶着人群，也拦截着提杠拎绳的野力汉子。一个长官模样的警察浑黑一身，戴一双雪白手套，那神气劲儿仿佛杀人如同杀鸡一般简单。“站远点站远点，花生米不认人哟！”他说着，示意将人犯提上去。

四个人犯被八个警察拽着，拎猴似的连拖带拽，径直攘到一片后场空落